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etry

当代国际诗坛

主编
— 唐晓渡
西川

作家出版社

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专辑

德语诗歌专辑

荷尔德林诗选

策兰诗选

贝恩诗选

基尔施诗选

罗萨诗选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etry



当代国际诗坛

主编
— 唐晓渡
西川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国际诗坛. 4/唐晓渡, 西川主编.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7

ISBN 978 - 7 - 5063 - 5451 - 6

I. ①当… II. ①唐…②西… III. ①诗歌 - 作品集 - 世界 - 现代②诗歌 - 文学评论 - 世界 - 现代 IV. ①I12②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0723 号

当代国际诗坛(四)

编 者: 唐晓渡 西川

责任编辑: 贺平 赵莹

装帧设计: 任凌云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280 千

印张: 19.5

版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451 - 6

定价: 3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本书由中坤诗歌发展基金资助

主 办：帕米尔国际诗歌交流中心

主 管：帕米尔文化艺术研究院

主 编：唐晓渡 西 川

编辑主任：赵 四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家新 田 原 西 川 刘文飞 李 笠 宋 琳
汪剑钊 张 枣 张子清 杨 炼 树 才 姚 风
赵 四 赵毅衡 赵振江 贺 骥 胡续冬 高 兴
唐晓渡 傅 浩 欧阳江河 穆宏燕 薛庆国

咨询顾问委员会（以姓氏读音为序）：

阿多尼斯（Adonis，叙利亚-黎巴嫩）
尚德兰（Chantal Andro，法国）
阿格诺索夫（Владимир В. Агеносов，俄罗斯）
汴庭博（Breyten Breytenbach，南非）
程抱一（Francois Cheng，法国）
柯雷（Maghiel van Crevel，荷兰）
飞白（Fei Bai，中国）
高莽（Gao Mang，中国）
布利塞尼奥·格雷罗（José Manuel Briceño Guerrero，委内瑞拉）
威廉·尼尔·赫伯特（William Neil Herbert，英国）
顾彬（Wolfgang Kubin，德国）
辛普森（Fiona Sampson，英国）
谷川俊太郎（Shuntaro Tanikawa，日本）
维尔泰（André Velter，法国）
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美国）
叶廷芳（Ye Tingfang，中国）
余光中（Yu Guangzhong，中国）
郑敏（Zheng Min，中国）

卷首语

唐晓渡

尽管有过机场调度经验的人很少，但航班一再延误所带来的沮丧人人可以理解。我承认，此刻我正沉浸在类似的沮丧之中。这不是说我们没有预定的时间表，而是时间表总能滑出我们的控制。原因说来都很具体，但多言无益，还不如找些理由安慰自己，比如：读诗毕竟不是赶飞机，早一点晚一点无所谓啦，人算不如天算，计划赶不上变化啦，等等。自然，这么说主要还是希望得到读者的谅解；本期和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有关的信息因出版时间一误再误而由新闻成了旧闻，就尤其希望读者谅解。好在获奖者和相关研究文字（阿多尼斯第二期已有专辑，可参看）都经得起耽搁；一些由此引起的感念也不会因时过境迁而变得更加无足轻重。在颁奖典礼的致辞中我有两段话或许值得与读者分享。第一段是：

这是光荣的时刻，是我们一起分享光荣的时刻。这光荣首先是三位获奖者的光荣，而归根结底，是诗的光荣。诗的光荣永远和成功无关，倒不如说它是失败者的凯旋，它同样有理由赢得鲜花、美酒、掌声和赞誉，但这无非是一种偶然的修辞方式；其日常方式则令我想到阿多尼斯先生的两行诗句，他说，“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没有谁说得清其间的转换机制，正如没有谁可以测量出从伤口到翅膀的距离，然而我们都知他说出了什么。这里既没有神话，也没有奇迹，同样没有悖谬，有的只是一颗诗的赤子之心，其中融涵了诗人的良知、责任、智慧、勇气、深挚的爱和巨大的悲悯。必须承认，在言及“赤子之心”时我内心感到了某种软弱和犹疑，但我还是要大声地说出这四个字，因为我相信，这既是三位获奖者在各自领域内取得杰出成就的基本依据，也是我们在这里相聚的最无需掩饰的理由。

第二段是结语，如下：

据我所知，给诗歌设立奖项在世界诗歌史上只是近百年来事，而这近百年恰恰是人类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混乱、血腥、迷失和加速度变革的历史时期。这种对称绝非偶然，中坤国际诗歌奖也因此被赋予了远远超出其形式本身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它不仅是一种向诗致敬的方式，发出诗的声音的方式，也是一种提示不可回避的生存和精神危机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一种激励诗歌精神薪火相传的方式。它是一个停顿，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所来和所往；又是一次重申，以使我们更加从容地应对这个在权力和物质的压迫下越来越失重的世界。诗或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显得可有可无，换句话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和我们休戚相关。这是一个方死方生，无比严峻也无比美妙的时刻，北岛先生曾经在一首诗中描绘过这一时刻的镜像，请允许我征引其最末一节，以标示一个不是结束的结束：

“镜中永远是此刻/此刻通向重生之门/那门开向大海/时间的玫瑰。”

“时间的玫瑰”总令我想到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而本期的“德语诗歌专辑”再次让我在这两个有关诗的元意象之间摇摆不定。时间的玫瑰鲜活而金蔷薇永恒，或许兼取其义，才能表达我对这一专辑的举荐之情。纵贯两个多世纪的四个诗人被置于同一空间，却丝毫不影响其共时的当代性，不能不令我们再次慨叹诗意的魔力。但是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抽象的“魔力”，与之形影相随的，必是人类无以回避的“问题情境”。荷尔德林之所以在中国当代诗歌语境中突然大放异彩（有考证文章指出，早在1930年代初国内即已有其作品的零星译介），无疑和19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海德格尔热”有关，然而，和海德格尔的盛名比起来，他在阐发荷尔德林的过程中所标举的问题难道不更像是闪电一击吗？一个人可能不读或读不懂海德格尔，但面对“在贫困的时代里诗人何为”这样的追问时却不可能不怦然心动；一个人可能不清楚“酒神的神圣祭司”职责何在，但细品“在神圣的黑夜里迁徙，浪迹四方”这样的诗句时却不可能不百感交集。认为荷尔德林早在二百年前就预言了我们的时代是过于戏剧化了，倒不如说他直取核心，一语道破了早已被现代性攫住的诗和诗人的困境。在我看来，正是对困境的深切意识迫使荷尔德林一再言及“神圣”，而二者的尖锐冲突一方面成为导致他最终精神崩溃的深刻肇因，另一方面又成为他的作品如此丰饶、丰盛的内在渊藪。立足这种丰饶、丰盛而重返其源头，尤其是其“天、地、人、神”浑然一体的精神结构，将进一步擦亮他有关“人，诗意地栖居”的独特思致。感谢译者林克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荷尔德林“道成肉身”式的追求似乎更多是被选择的结果，其凶险和代价已不仅由他自己，也由受他极大影响的中国诗人海子所体现，但无论如何，都不会影响其作品普遍的启示性。“伟大的策兰”也是如此。他卓绝的写作事实上一直对举着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再写诗是野蛮的”——既是一种应答，也是一种阐释，进而是“对征服者线性历史的纠正”。孟明和王家新的新译肯定会深化中国读者对策兰的热爱，而在反复阅读策兰诗的同时反复阅读安德蕾娅·罗特魏恩的《怎样阅读保罗·策兰》，尤其是其中“晦涩”、“变换钥匙”、“凝结”、“词语的矿脉”诸篇，肯定会使我们获得双重的，且远远超出阅读某个诗人的收益。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戈特弗里德·贝恩和萨拉·基尔施都还属于“生面孔”，享有盛名的“医生诗人”贝恩，几十年来只有《夫妻经过癌病房》等零星诗作与中国读者谋过面。这次，这两位德语世界中已确立了相当牢固的经典地位的诗人，将开始他们在汉语世界中的历险。就我个人而言，贝恩抒情老到和技巧的圆融都足以令人信服，但更能抓住我的却是基尔施那“倔强的哀歌”。聆听汉语中的“萨拉之音”，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安娜·阿赫玛托娃’这个姓名中五个开口的A音具有一种催人心醉的力量”（布罗斯基语），然后是茨维塔耶娃“常常从高音C开始”（阿赫玛托娃语）的复杂性，最终，三位女诗人的身影交相叠映，并彼此不分地融为一体。

我把本期卷首语最后的篇幅用来向杰出的中国当代诗人、本刊编委张枣致敬，而它本来是属于葡萄牙诗人安东尼奥·拉莫斯·罗萨的。三月九日张枣在德去世的噩耗最后扑灭了朋友们期待他摆脱厄运、平安归来的祈望；在那生命骤然黯淡的一刻里，我悲哀地意识到，这不仅是当代汉语诗歌的重大损失，也是诗歌交流事业的重大损失，因为他的语言天才不仅惠及了母语诗歌，同样惠及了翻译领域。天不假年，人奈其何！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深深的追思，就是于扼腕痛惜中铭记并感谢他之于诗的奉献。由张枣的英年早逝反观，则罗萨的长寿更显得是一种福分——既是他作为诗人的福分，也是诗本身的福分。值此多灾多难之年，谨再四为诗、为所有的诗人祈福。

2010-4-10，寒冷的暮春。

目 录

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专辑

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获奖名单	1
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获奖者简介	2
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授奖/受奖辞	4
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在京隆重举行	16
让诗与真互赠沉重的尊严——北岛论	陈超 18
让语言敞开胸膛：赵振江的诗歌翻译	胡续冬 39

天空与星座

德语诗歌专辑

荷尔德林诗选	[德国] 弗雷德里克·荷尔德林	林克 译	49
怀念永无尽时		林克	78
策兰诗选（一）	保罗·策兰	孟明 译	83
策兰诗选（二）	保罗·策兰 王家新	芮虎 译	117
怎样阅读保罗·策兰？	[瑞士] 安德蕾娅·罗特魏恩	孟明 译	142
贝恩诗选	[德国] 戈特弗里德·贝恩	贺骥 译	168
贝恩显真容——希勒勃兰特的版本打开了新视界			
	[德国] 海森比特尔	贺骥 译	196
诗应当改善人生吗？	[德国] 戈特弗里德·贝恩	贺骥 译	200
基尔施诗选	[德国] 萨拉·基尔施	贺骥 译	208
萨拉之音	[德国] 茜比勒·克拉默	贺骥 译	236

[特别推荐]

罗萨诗选	[葡萄牙] 安东尼奥·拉莫斯·罗萨	姚风 译	240
拉莫斯·罗萨或世界的诗意呼吸			
	[葡萄牙] 安娜·巴勃娜·门德斯	孙怡 译	265
诗人的呼喊——罗萨访谈			
	[葡萄牙] 安东尼奥·拉莫斯·罗萨/《A23》杂志编辑		
		孟琪 译	268

帕米尔之声

“2009中欧诗人/作家对话”综述			271
诗与现实的对称		宋琳	278
真实生命的诗歌	[波兰] 达留什·托马斯·莱贝达	赵四 译	289

国际诗坛动态

2009年度世界诗歌奖撷英	王迪 禩园 耕夫 胡续冬		293
---------------	--------------	--	-----

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 获奖名单

A奖

奖给全球范围内母语为中文，
且创作成就卓著的诗人

北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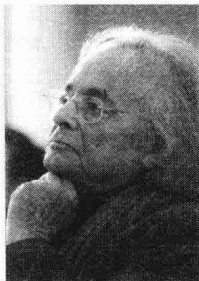


B奖

奖给全球范围内母语为非中文，
创作成就卓著、作品已被译为中文，
且对中国当代诗歌写作有重要影响的诗人

阿多尼斯

(Adonis)



C奖

奖给对诗歌交流有突出贡献的中、外翻译家、
批评家、出版家、诗歌活动家等

赵振江



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 获奖者简介

北岛

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生于北京。早年做过建筑工人、编辑、自由撰稿人等。1978年，他和芒克在北京创办了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份非官方文学杂志《今天》，一直担任主编至今。自1987年起他在欧洲和北美居住并任教。获得过多种国际文学奖和荣誉，包括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他的作品被译成30多种文字。除了多卷诗集外，他还出版了小说集《波动》，散文集《蓝房子》、《午夜之门》、《时间的玫瑰》、《青灯》等。他和家人目前在香港定居，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人文学科讲座教授。

阿多尼斯

阿多尼斯，原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1930年出生于叙利亚拉塔基亚省，自幼喜爱文学，后在大学攻读哲学。1956年移居黎巴嫩，曾创办《诗歌》《立场》等文学刊物，70年代曾在黎巴嫩大学任教，并获该校文学博士。80年代起长期在欧美各地讲学、写作，现定居巴黎。阿多尼斯是一位作品等身的诗人、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艺术家，

在世界诗坛享有盛誉。迄今共出版21部诗集，并著有文化、文学论著16种及部分译著，其中包括：《最初的诗篇》（1957）《风中的树叶》（1958）《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1961）《灰与花之间的时间》（1970）《这是我的名字》（1971）《长诗五首》（1979）《对应与初始》（1979）《围困》（1985）《行进在物质地图上的欲望》（1987）《纪念朦胧与清晰的事物》（1988）《书：昨天、空间、现在》（三卷，1995—2002）《身体之初，大海之末》（2003）《预言吧，盲人！》（2003）《出售星辰之书的书商》（2008）等。其旨在重写阿拉伯思想史、文学史的巨著《稳定与变化》分4卷出版后，引起阿拉伯文化界巨大震动，被公认为研究阿拉伯文学及文化的经典著作。其有关诗歌革新与现代化的见解影响深远，并引起很大争论。他曾获布鲁塞尔文学奖、土耳其希克梅特文学奖、马其顿金冠诗歌奖、阿联酋苏尔坦·阿维斯诗歌奖、法国的让·马里奥外国文学奖和马克斯·雅各布外国图书奖、意大利的诺尼诺诗歌奖和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等国际大奖。近年来，还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

赵振江

赵振江，翻译家，北京大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有《西班牙语诗歌导论》《拉丁美洲文学史》（合著）《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合著）《拉丁美洲文学大花园》（合著）等；译著有阿根廷史诗《马丁·菲耶罗》《拉丁美洲诗选》《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西班牙当代女性诗选》以及卢文·达里奥、米斯特拉尔、聂鲁达、帕斯、希梅内斯、加西亚·洛尔卡、安东尼奥·马查多、胡安·赫尔曼等人的诗选以及《火石与宝石》《金鸡》等小说。他曾应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之邀，为该校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西文版《红楼梦》（三卷）。译作和著作多次获北京大学科研成果奖和国家出版总署外国文学优秀图书奖。智利-中国文化协会曾于1995年为他颁发过“鲁文·达里奥蓝色勋章”、西班牙国王于1998年为他颁发过“伊莎贝尔女王勋章”、阿根廷总统于1999年为他颁发过“五月骑士勋章”、智利总统于2004年为他颁发过“聂鲁达百年诞辰勋章”等。

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 授奖/受奖辞



牛汉为北岛颁奖（北岛夫人甘琦代领）

A奖 授奖词

从最初的引领者到后来的精神象征，北岛一直是当代汉语诗歌伟大复兴最杰出的代表和最重要的灵魂人物之一。正是经由他和他的伙伴们所开启的变革潮流，当代诗歌得以于绝地重归自主自律的传统大道，重建汉语不可摧折的自由和尊严，并成为当代世界诗歌最富活力和潜能的部分。他的写作沉郁而机警，敏锐而精审，强硬而不失温润，他使冷峻的怀疑立场、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深邃的人道主义关怀和诗意发现的洞幽察微，在历史、现实、自我的诸多层面，尤其是其无意识层面上相互烛照、彼此生发，进而在语言中开放或结晶。他的诗充满理性的力量而又超越了理性，勇于正义的担当而又始终恪守诗自身的正义。他坚持叩问、探询被抛的个体生命和一个“正在趋于完美的夜”之间的种种幽昧关系及其话语的可能性，坚持以孤独、荒谬、焦虑、错位和悲剧为主题向度，使独特形式和风格的持续锻造同时成为对现代人生活和心灵境遇的持续揭示。据此他把变幻莫测的人生命运不断转化成“不可言说的言说”之诗的宿命，把这一宿命转化成一个“不断调音和定音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重申诗歌写作的真义：

某种注定要归于失败，但也因此注定要被反复尝试的、语言和沉默之间的“危险的平衡”。

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评委会

唐晓渡 执笔

获奖词

北岛

1972年年初，我把刚完成的《你好，百花山》一诗初稿拿给父亲看，没想到他责令我马上烧掉，其中一句“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把他吓坏了。我看见他眼中的恐怖，只好照办。此后我再也没把自己的作品给他看。

我想借助这一往事，请在座的各位跟我一起回溯源头，寻找汉语诗歌当年的困境。在那年头，词与物的关系被固定了，任何颠覆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生命。不得不承认，我们当时处在一个多么低的起点，仅仅为捍卫汉语的基本权利而斗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当时既不知道前有“九叶派”，也不知道后有“第三代”。或许正是由于绝望和对绝望的反抗，一系列诗歌事件发生了。

1973年，芒克写下“太阳升起来，/天空这血淋淋的盾牌。”（《天空》）。同一年多多也写下“你创造，从东方升起，/你不自由，像一枚四海通用的钱！”（《致太阳》）。今天人们很难想象，为太阳重新命名意味着什么。

1969年郭路生的诗开风气之先，并随“上山下乡运动”广泛流传，一场地下诗歌运动蓄积待发。如果把这一年作为分水岭的话，那么这四十年我们到底做了什么，走了多远。我想至少我们做了一件大事：彻底颠覆了官方话语的统治地位，解构了词与物的固定关系，恢复了汉语的自由与尊严，并推动了这一古老语言的现代转型。

然而，四十年后的今天，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由于商业化与体

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词与物，和当年的困境刚好相反，出现严重的脱节——词若游魂，无物可指可托，聚散离合，成为自生自灭的泡沫和无土繁殖的花草。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这甚至比四十年前的危机更可怕。

从此时此地回首，进入视野的先是五四运动——新诗诞生的地平线，背后是源自《诗经》由民族苦难与审美经验共筑的三千年的连绵山脉，四周是人类众多语言文化交相辉映的诗歌群峰。如果说九十年前新诗还处在地平线上的话，那么经过几代人的跋涉，我们终于爬上了一个小山坡。

与民族命运一起，汉语诗歌走在现代转型的路上，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尽管向前的路不一定是向上的路——这是悲哀的宿命，也是再生的机缘。

人世沧桑，众声喧哗。一个民间诗歌奖或许有多重意义。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时光流逝中造成停顿——瞻前顾后，左思右想。一个人二十岁的骄傲和六十岁的悲观，或许是一种平衡，在彼此观照中获得某种悲喜剧效果。

在此，要特别感谢中坤诗歌奖评委会的各位评委，你们为我提供了一个缺席演讲的机会。正因为缺席，才会领悟我们所拥有的空间；正因为缺席，才会探知这镀金时代的痛点；正因为缺席，才会让命名万物的词发出叫喊。

B奖 授奖词

阿多尼斯是享誉世界的当代阿拉伯诗人、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对存在、自我、知识、真理、流亡等主题富有哲学意味的探索，贯穿了他的创作生涯；同时，他又超越自我的藩篱，以具化为诗歌的生命个体，对抗一个历千年之久、挟亿万之众的庞大存在。叛逆、抗争、

褻犯、颠覆、变革、超越……所有这些既令他的诗具有穿云裂石的能量，又鲜明地突显了他的诗学观。他诗中彰显的现代性，与阿拉伯世界中历来占据主流的保守理念实现了割裂，却与阿拉伯文化遗产中被遮蔽的变革精神完成了对接。他的诗往往穿越表象，直接书写最贴近存在本源的事物，同时不乏对现实的洞察与批判。他的诗向神本主义发出挑战，却也呈现出“剥离了神灵的神秘主义”异形。他的诗因极富哲理和思想性而显得厚重，又借助想象和隐喻的翅膀而变得灵动。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评委会之所以将B奖授予阿多尼斯先生，不仅是要表彰这位思想家诗人的风骨、持守、卓见和他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希望能借此表达中国读者对能与他一起分享诗的光荣，并从中获得深刻的镜鉴和启示而深怀的谢忱。

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评委会

薛庆国 执笔



仲跻昆为阿多尼斯颁奖

获奖词

阿多尼斯

1

在当今，许多人都在谈论诗歌之死；然而，真正的死亡在于附和或相信类似言论。问题不是诗歌之死，而是在这个文化上只生产死亡的社会里，或是被死亡文化消费的社会里，我们如何写作？

2

在此，我侧重谈谈与阿拉伯诗歌有关的问题。我把问题的形式变动一下，即：在一个没有创作自由的社会里，我们如何写诗？

无论诗歌在形式上、内容上如何与社会格格不入，它在本质上总是与社会的语言相关，即在政治、宗教和文化层面上与社会的历史相关。在诗歌面前只有两条道路，要么是作为消费品（Consumation）而写，

要么是作为褻犯者 (Transgression) 而写。选择前者, 诗歌一降生便已死亡; 选择后者, 诗歌一降生便被遗弃, 沦为边缘。然而, 一个真正的诗人别无选择, 只有走上褻犯之路——去根本地、全面地撼动这个社会制度赖以建立的非诗歌的文化基础, 尤其是其中与家庭、妇女、传统、宗教、民族封闭、种族冲突、人的权利与自由有关的一切。不仅要撼动社会的制度, 更要撼动这一制度的根基。因为仅仅改变制度并不能改变任何本质, 这已被20世纪后半叶的阿拉伯政治实践所证实。因此, 诗人应该超越政治的质疑, 去作本体的 (Ontologique) 质疑。这正是“褻犯文化”的份内职责。

因而, 阿拉伯诗歌不能仅仅像兰波的那句名言那样“让感官错乱” (“Dérèglement des sens”), 还应该让“大脑、思想和价值错乱”。这意味着, 阿拉伯诗人的自我意识, 关联着他对阿拉伯宗教、社会和文化现实及文明史的意识, 尤其关联着其中与创新、因袭、自我与他者有关的一切。

3

要进行这样的褻犯或撼动, 其首要条件便是自由——批评、发现与表达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一种无休止的运动, 不仅超越外部的界限, 而且不停地超越自身: 重新审视自我行为, 在观念和行动上永远立足高远。

因而, 诗歌并不面向集体或大众, 它在“他者”——即读者——的内部创造一个隐秘的“他者”, 并与之对话。而那位“他者”, 也在诗人的写作中寻找一个隐秘人与之对话。双方分享折磨的体验, 相互交流知识的途径, 以便克服、摆脱这种折磨。那么, 个性, 应该被理解为抗拒集体的、大众的、民族的文化——亦即消费文化——的惟一方式。在任何情况下, 个性都不意味着抗拒集体、大众和民族。相反, 它包含着与之对话, 激发其中褻犯的能量, 即自由、革新与进步的能量, 而非消费的能量。从这一角度而言, 阿拉伯现代诗歌把自我理解为高高在上的个人主义, 这不仅是无知, 而且是误解与歪曲。如果我们意识到阿拉伯诗人受到宗教、政治和社会的限制, 我们就会明白: 坚持个性, 就意味着

坚持自由，挣脱束缚诗人、束缚他所属社会的一切桎梏。

如果我们还能意识到：社会把思想强加给诗人，而不让诗人独立思考，我们就会明白：不以个性为出发点的诗歌，只不过是集体的声音，这集体不仅将诗人扼杀，而且扼杀一切个性，同时也扼杀了自身。

就我而言，我在苏非神秘主义者中间，在诗人和思想家中间，在被抛弃、被边缘化的落难者中间，在抗拒者和革命者中间，找到了诸多追求个性自由的同道。由于这一原因，我对他们及其作品尤为关注。从他们那里，我懂得个性意味着双重超越：一方面超越社会的藩篱，一方面超越个人的孤芳自赏——尤其当你由于种种原因，沉溺于孤芳自赏的虚幻之时。因此，个性便是同时突破个体的有限和社会的障碍。个性告诉你：你不属于某一个时刻，一切时刻都属于你。这正是变革的深层意义。建立在变革原则上的个性，怎么会是中心主义呢？

俄耳浦斯，神秘主义者，与历史和社会的革命者相结合，这便构成了诗人的身份。这意味着一种看待人、生命和宇宙的全面观念。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诗歌即政治，“诗歌政治”或“政治的诗歌性”之类说法也由此而生。

如果说我有属于自己的诗歌“轨道”，那么我的“轨道”并非封闭的自我圈子，而是整个阿拉伯历史，是阿拉伯文化的共同遗产。这是为了透彻认识阿拉伯文化，而后自如地从中走出，步入一个新的文化天际，在阿拉伯历史之内，利用阿拉伯历史自身的素材，重塑新的历史。我以不同于他人的眼光审视历史，以便看清被历史的多重厚幕遮蔽的现实。读者可以从我的许多诗篇中领会这一点。自诗集《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到长诗“伊斯梅尔”，到有关阿拉伯城市的那些诗篇，再到三卷本诗集《书》，以及此后的许多诗中，我都表达了这一主旨。

譬如，在《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中，作为诗人的“我”与“他者”糅合为一，但这一“他者”不是某个人，而是“你”、“他”和“我们”，这一“他者”在不断更新、变化。这种糅合在《书》中变得更为复杂，以至于难以准确区分作为诗人的“我”和作为“他者”的“我”，或者区分阿多尼斯和阿拔斯朝的诗人穆太奈比，区分阿多尼斯和几千位被各种实践和理论屠宰的人物。因此，主体似乎成了汇聚所有群